



9257

孔子家語卷之三十三



尊嚴齋

後學柳陽何孟春補註

聖府永明書院校刊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室周守藏史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歷聘紀年孔子三

齊魯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

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三十九矣先

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拜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

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

來師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



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

問禮於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曰予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

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人舍此人訪樂於萇弘按紀

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

履謙讓治聞強記傳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歷

郊社之所祭天考明堂之則侯諸察廟朝之度宗朝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紀年孔子年四十四歲與史記不同老子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之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不敢有其身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及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

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

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編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

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扆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

間繡為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阼周公

相之故抱以負斧扆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

公有大勲勞於天下乃繪像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

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

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欲走而求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

說苑作孔子之問觀于太廟廟后稷之廟即太廟也

陛之前有金人焉

鑄金為人各磨地堅

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

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

所見者殆即此之類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

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

所悔之事覆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

也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說苑作天妖焇焇

一作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

說苑作青

將尋斧柯

物皆自微至著積小

成大人之稔禍何以異此誠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嘗見汲書亦有此數句

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伏疆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書載此句又徒好勝者必遇其敵其事好還故持

曰堅疆者死之徒不可長保物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被盜

或惡之有道者不處也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為民上者必有以教

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

戒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民

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多藏必厚矣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上說苑故下之

亡也也久矣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身後

之欲上欲先之心視此為私矣温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執謙持下人莫踰之其後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身而身先外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其身而身存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大皆惑之我獨不徙處衆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所惡衆人皆有內藏我智不示人技和其光同其塵

餘而獨我若遺若昏俗人察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上而民不重誰

能於此此孰為江海雖左地道以右為尊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天

道無親而能下人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戒之哉按

也今未之見不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知與此文同異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識音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行身如此豈
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
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為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

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
軍氏晉公子郢之子彌牟以父字為南氏才芳始為將
豈以謚同故相紊與

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觀
語也
之以禮樂觀示然後成之以文德成如成人之成所
謂文即詩書禮樂

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盡而德成矣文則
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孝之教也時教必有
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
春秋則掌於史官孝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
孔子之孝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餘人論語由也升堂也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
矣未入於室也

曰請聞其行

去聲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諷誦古訓崇尚儀文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客
客時不以

貧自使其臣如借使其臣知所借之不遷怒不深怨
累也使其臣如借使其臣知所借之不遷怒不深怨
累也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
有量之事是井雍之行也不畏疆禦采

侮矜寡矜與同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

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李於聖人之門而

氣質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盡變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

學則知卹孤則惠人德恭則近禮勤則有繼能者

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齊莊而能肅志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篤

雅而有節齊莊能肅是其篤雅是公西赤之行也孔

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志

立於朝可使滿而不盈賓客言也若虛過之如不及其貌

其言敦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々之氣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謙乎哉

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

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

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佚於已不傲無告傲猶是顯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伐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傲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若截焉截然各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則已有成算也故動則不妄是言

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言則見於事義以制

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容三復也白圭詩大雅抑

也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是官也圭端玉上圓下方有爵者所執玷疵類也

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異衆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所履往來過之若人

足不履影行必正故也啓蟄不殺蟄載也啓蟄謂昆蟲之藏者開戶而出也月令

二月蟄方長不折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始振方長不折動始出謂之萌長謂之芽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見齒是大

笑也經傳未有是言為見齒者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也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

孔子曰不迂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

云至是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

行也之足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

外寬而內直已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

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慳賤不道蓋柳下惠之行也此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行者

既以為孔子之言而夷齊輩乃序於諸弟子之後何

也御覽輯於宋初中間所載家語今本無者甚多此書之殘缺脫漏殆不可復正矣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

緣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而欲進之論苑有士曰上林者國

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變

足文法觀之說苑為是此始後人因林國上下字亂

誤而耳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

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

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鮪鮪字

魚以道去衛道不合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國外琴瑟不

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

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

也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

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分與其祿而靈

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

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

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鮑叔名牙

鄭有子皮罕虎字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

乎管夷吾字敬仲進賢為賢乎公孫僑字子產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

乎及已之哉進賢為賢乎事君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

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子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

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皮達子產庭同進襄三十二年子皮授子產

高後使相可也公從之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為忠未聞二子之達賢也

之才者也賢已賢於已者臣道莫大於進賢也韓詩

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東里子產之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

孔子曰知賢智也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顏淵問於孔子曰

何以為身為猶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

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

可以政國為政於國豈特一身者哉說苑顏回將西游問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

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

臨難乃謀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不亦晚乎子路問於孔子曰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由聞晉范中行氏范昭子士吉射尊賢賤不肖矣其

子曰治國何如子路問於孔子曰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亡何也

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亡謂其以亂失位也

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

分其地

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人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

范氏於張柳朔王生中行氏於黃籍秦高彊是已

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

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

鄰敵趙鞅

信魏曼多

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說苑

○孔子喟然歎

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

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赤

先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

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

道而能下人

則人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

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合此觀之可以知其賢矣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

作若夫有道

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

克也

之多助

以貴下賤無不得也

大得

昔者周公居家

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

白屋未受祿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

史稱周公握髮吐哺下

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說苑作夫

有道而能下天下○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

子曰省力役使民有餘力薄稅斂使民有遺利則民富矣得享

敦禮教使民化於善遠罪戾使民不近刑辟則民壽矣得終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因薄稅斂而發說苑孔子對曰政有

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

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

未有其子富而公

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說苑作景公夫子曰政

在節財魯君問政說苑夫子曰政在諭臣諭教勸也葉公

問政楚葉縣令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近者來遠者來

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異端猶言

他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

囿韓子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五官妓樂不懈於時齊多女樂一旦而

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千當作百謂以大夫之業地賜人也故曰政在

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叔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

侯之賓距絕也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夫荆楚國荆蠻之地其地廣而都狹十邑為都民有離心地廣故也

莫安其居都狹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

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魯莫惠我師詩大雅板之篇

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此傷奢侈不節以為

亂者也匪其止共音惟王之邛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

斯瘼奚其適歸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奚之誤也瘼病奚何適之

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

乎哉為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說苑序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

載此以論臣為選賢而遵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

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已之奢淫是

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飾之而果於一

旦之法是割膜而剔雍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

以從事是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

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甚哉小人 ○子貢問於孔子

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齊晏平可謂至矣謂敬之敢

問夫子所以與之者與猶取也許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

惠主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於學為博物左傳子

也又左傳古之遺愛也

言晉侯之疾晉侯聞晏子於君為忠臣史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

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而行為敬敏論語晏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也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

也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可謂知禮故吾皆以兄事

之史孔子之所嚴事者是也或問子產晏子孰優荀

產惠人也○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子賤曰子治單父

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恤

諸孤諸孤謂鰥寡孤獨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者

孔子曰善句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也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

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上行而下效也友所中

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

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聽猶

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

神明之主也書使之主祭而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說苑其與堯舜繼矣韓詩

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肯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其以之

○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也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說苑子貢為信陽宰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因予之時

子豈以盜為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孔子曰賜聖君予固行盜者邪孔子曰賜聖之

是謂盜也說苑君子豈必當財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在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樹德侵民樹怨治官莫若子貢說苑子貢臨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守執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毀賢不祥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薄德內不相訾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聖人之善者是非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謂小人相謗者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謂小人有所得而無所

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政君于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子

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為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也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詩

作甚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偷也

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諸下胥吏之屬此其明察以斷

敏於政事論語

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

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

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

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

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

立其朝君能視而不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

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

寄者欲善其政○楚昭王渡江昭王名壬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可剖而

食之吉祥也唯霸者國語霸把也把特為能獲焉王

食之大羹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羹下一本

孔子何子曰吾昔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過乎陳之

野陳國今河聞童謠歌徒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

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

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

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音治溝渠趣速

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久雨水溢泛諸

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

名萍實令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

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

渠天將大雨於是知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

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

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

已也賭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論語君子

而道生易正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喪紀有

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後

發先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君國有道

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

本生財大道在置本不固置立無務豐末豐培使大

末雖豐而必覆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

何為其所厚者薄而其事無終始不終無務多業終

副始業雖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書肆說鈴比

近不說悅同無務脩遠而後以反本脩邇君

子之道也夫子因論六本而縱言此皆欲人反本

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

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

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

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莫貴乎人道義臣道忠賢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

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德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

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

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

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

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

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吾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

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宮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
 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
 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
 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
 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
 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
 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語曰苦言藥也其言疾也湯武以諤諤

而昌諤諤抗直之言紂以唯唯而亡唯唯從順之辭紂拒諫

故雖不善而人亦莫之違也唯一作嘿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

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真過者未之有也說苑孔

藥善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紂

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

以爭父失之子得之以爭兄失之弟得之以爭夫失

之婦得之以爭已失之友得之以爭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交無絕

也友得之下說苑作以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

○孔子曰忠臣之諫有五義焉一曰諂諫諂寄其辭納約

自牖之義或二曰慝諫慝無思諱也三曰降諫卑屈其辭欲遇

主于四曰直諫直道而五曰諷諫託事

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唯至以行之當諷則諷可慝則

諷亦然 吾從其諷諫也 乎 論苑君有過失者危亡之

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 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也是故諫有五 一曰正 二曰降 諫 三曰忠 諫 四曰

危 諫 五曰諷 諫 孔子曰 君寧危身而終不用

則諫亦無功矣 智者度 治在國而國不危 存身而

身不殆 昔陳靈公不聽 治之諫而殺之 曹羈三諫

曹君不聽而去 春秋序 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 蘇

洵曰 伍舉進隱語 楚王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 秦帝

立信 諷固不可 盡與直 耳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易少之 願用之 之術 何如 問曰 夫子何歎焉 孔子曰

二卦 喟然而歎 子夏避席 曰 夫益損者 必有以決之 決損者 以是

歎也 子夏曰 然則 學者不可以益乎 子曰 非 句 道益

之謂也 所以自損者 道彌益而身彌損 德愈盛而 夫

學者損其自多 不自 以虛受人 虛如虛心之 故能成

其滿 受人之益 老子為學 日益為道 日損 損者 天

道成而必變 成謂成物 成而 凡持滿而能久者 未嘗

有也 持滿者 不能虛受 而天下之 善 昔堯居天下之

位 猶允恭以持之 克讓以接 下 允信也 克能也 是

以千歲而益盛 迄今而愈彰 也 至 夏桀昆吾 昆吾 夏

桀為 自滿而無極 亢意而不節 斬刈黎民如草芥焉 諸侯助

天下討之知誅匹夫湯放桀併是以千載而惡著迄

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范孔子讀易至於損

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

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

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

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

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歎而滿意窮高而不衰

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

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

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

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易豐家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與節過三人則下二人則戰戰車前調其盈虛故能

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讀易至損益未嘗不

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

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

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

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

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

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立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

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

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

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

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尊諛明年出游匠驪

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

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

叔敖之請有寢之立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匡驪氏也衆人
 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
 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
 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
 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
 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
 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立死之
 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
 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
 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
 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意同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一作蘭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
 室一作室

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
 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苑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
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
 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
 色亦變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
 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
 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
 爾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辯物第十六

邾音子朝魯

邾今山東屬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

魯人問

公與之宴昭子

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

少昊姓巳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

金天氏能脩太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

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土德瑞土色黃故曰黃帝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緝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

雲炎帝以火

炎帝姜氏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曰炎帝教民農事又云神農以受命有

火德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共工以

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

水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

水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為水師而水名春官為東

冬官北水中官中水太昊以龍太昊伏羲氏以木

犧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羲氏以木

名春官為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

黃龍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

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廡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

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既泉

源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

則見故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鵙以夏至青鳥氏司

啓者也青鳥鵙也鵙同鷦一作鸞丹鳥氏司閉者

也丹鳥鷩也鷩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亦項綠

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鷓鴣也鷓鴣鳩孝睢鳩氏司

馬也睢鳩王睢也鷩而有別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鷓鴣

市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爽鳩氏

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

司寇也爽鳩鷹也鷩鳥主博擊盜賊鶡鳩氏司事也鶡鳩

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本草鶡鴒多鳴埤雅以為五

鳴鳩國家營事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為司事五

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五雉為五工正西方鷩

之工也東方鷩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

也北方鷩雉攻皮之工也伊南翬雉飭五色之工也

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九度量正所以均平萬民

扈為九農正春扈鵠鵠言分循也相五上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芸苗者也秋扈

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扈嗜畫為民驅鳥者也宵

扈噴夜為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鷄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左傳疏竊即

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則竊脂者淺白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嗜

噴鷄皆皆扈民使無淫者也扈上淫放也歷正及以聲音得名

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帝孫以

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曰勾芒該

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勾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祀融國語所謂命火

正黎司地以孔子聞之時年二遂見郊子而學焉既屬民是也

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職也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蓋古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商叔孫

已上左傳並同採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

獲麟焉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獲麟焉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

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吕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

翔必有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群折其前左足載

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左傳作以使人告

孔子以為不祥而復疑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

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

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

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

焉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

死子曰意天喪予予路死子曰意天祝予西狩獲

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爾孔

叢子載西狩獲麟時有告夫子曰有麋而肉角豈天

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

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

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

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

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

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

哀公問政第十七

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王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

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

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紱在焉孔

子解紱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殆未可知雖

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由文其人存則其政

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文指天道敏生兼動物之速地道

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人道敏政夫政也者

猶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羸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

之蒲葦為是譬之敏生則果羸亦通埤雅

言

果羸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七日而化為
 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
 名蒲盧中庸政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為果
 羸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
 遂之而已亦行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成矣故為政在於
 其所無事也
 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曰
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仁者人也人之所以親親
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為大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大於尊賢親親
大於親親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
作殺者而禮者政之本也記作在下位不獲乎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也父子也父子也夫婦
 也夫婦也昆弟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知此體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也知也或學而知之也知也
 或困而知之也勇也及其知之一也誠也或安而知之也知也
 或利而知之也仁也或勉彊而行之也勇也及其成功一也者
 誠也誠所以日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
 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
 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已上見記中庸篇此下有

乎知云云。○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

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非二也

而所以四肢百骸為氣有魄魄是精氣之氣魂魄會謂

之生相氣聚則魂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

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主

運所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魂陽而魄陰也

陽為神陰為鬼魂為神魄為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

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者也記鬼之盛也下

按今鬼也神也生必有死相離而死記作眾生必也

之至也云云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

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魂

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升也魂

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無而合

有也死而氣散復自無也亦歸之而已矣合

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則不復合而可與物接矣

孝子於何用情於是而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

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

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

而如將見之不形魄而形魄不魂氣而魂氣矣孝子

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為是故築為宮

室謂廟設為宗祧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春秋祭祀

以別親疏遠邇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宗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吾之前為古吾所自為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祀
 尊祖親禰所以及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祀
 皆吾之所由生也記此云云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
 下有衆之服自此云云說苑孔子曰吾於其棠見宗廟之敬
 仁人之德教也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
 聖之道幾哉仁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記此
 人之德教也也在宰我問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
 鬼神前思死者而不欲生不得生也而記作如如
 不欲生也亦通隨忘日則必哀記君子有終稱諱則如
 之親諱親名也生日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
 見親享於所尊者有不免焉如見親深有休于中也
 祀之忠也盡心事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愛欲其親有
 然之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詩小雅小宛之篇明
 發自夜至啓明時二

今人借以謂文武文王之詩也記注言此詩足敬而致
 之敬記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致
 作饗樂樂已至必哀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
 其當來已至必哀薦而進云云已上見祭義篇而
 其言語有先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中庸稱
 後詳略之異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武王周
 公為達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於文王至矣武王周
 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
 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
 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
 畢莊子作稷御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快也佚與逸同奔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

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校人掌養馬之官曰東野畢之馬佚兩

驟裂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驟兩服之外馬謂定外馬孽裂而中馬牽引入廐也

公越席而起曰趨音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

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

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巧一作工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

得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

御體正矣街街與體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調集其馬

中規中矩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求猶責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必言

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顏淵侍魯定公于

臺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

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人乎顏淵不悅蹙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

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

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

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駿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呂氏春秋則以為顏闔對莊公之言也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云云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友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危爲法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名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任業煩則無功令苛

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身爲勑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叢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顏回問君

子孔子曰愛近仁愛人爲心則無度度近智度事而是非邪正之辨矣爲已不重無私爲人不輕能待物君子也

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不推不能狡訐懷詐以爲智不惟無所幸人之有過不惟重於

耻學而羞不能於人有學而耻之則媚妬主於人不而又羞人之不能也能而羞之則譏評起或曰身耻學問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恃力不尚德盍慎諸焉回以

勇故箴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後卒踊孔懼之難 ○叔孫武叔見於顏

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彼于聖人而

尚加毀其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

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記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

則稱已則怨益亡夫在上者有善尚推之人而惡以

引諸已誠懼夫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枉不

取爭而致怨者希矣不取爭而致怨亦不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已正已之有 故君子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君子知內省自脩而已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巽言子路曰學豈益哉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子曰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無人教正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

失所依聽一作聽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為是御狂馬不釋其策策鞭操弓不

反於檠檠同警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受學重問執不順成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

之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用以達於犀革達一作通

犀牛之革最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說范文何事為乎美子質自然無所事學

一

曰括而羽之

括箭可羽以揚之使及遠周鏃而砥礪

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

其入之不益深乎學

之益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子路將西行辭於

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

行者必以贈君子贈人以言之

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疆不遠

疆所以自立即論語

遠非疆不能勝之

不勞無功

勞勤功效也無所為於前則無所矣於後也

不忠無親

已不能尽心以為人即

不信無復

復踐言也論語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又何以副其實耶

不恭失禮

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四

肢雖有節文不為用矣

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

身奉之說苑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

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

表記君子服其

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

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

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

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

失之子羽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予但長於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覩其行予於予改是是也史記載澹臺滅明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

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

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
 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
 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為仲尼之智而有失失實之
 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
 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
 為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
 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
 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
 矣此術士之鬼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
 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
 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
 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為哉韓非王充之
 徒如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
 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仰亦難據故也古之
 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
 察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
 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

有指色調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
 各以善相稱於前此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
 過公孫氏之二子與
 夫周氏之條侯而

弗為莫如勿知益善也徒知無親而弗信莫如勿親

親賢也從親無益故不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順適斯樂而下

患之方至思而弗憂豫防宜思而能孔蔑曰行已乎

言行已之道如是而已乎已止也子曰攻其所不能當專治之備

其所不足能有所不足母以其所不能疑人不能疑

不能人亦母以其所能驕人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已

之憂循理而言終日行不遺已之患順道而行

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起難也
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

魯哀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

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

孔子往拜禮焉

一作

路出於陳蔡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

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

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

孔子陳蔡大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糝

一作充

從

者皆病

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是去衛時事

孔子愈慷慨講誦絃

歌不衰

史記此下子路溫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溫色乃召

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詩小雅何章不黃之

篇率循也言非虎兕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乎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愠

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

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君之窮也疑尚有遺行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

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武王伐紂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華山比汝以

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強諫紂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

不見刑關龍逢夏桀時忠臣以諫桀被殺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

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子胥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

鮑氏復返王問之賜以死孔子赴楚聘史稱哀六年事是時子胥未見殺也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

也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可也何獨立哉且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終始而不

惑為之者人也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

重耳之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

驕脅欲觀其裸浴澣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衛侯出君于襄牛晉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

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善敗越於夫椒遂入越

十二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

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

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言左傳莊八年齊無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齊

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

諸侯盟于葵故君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

逸者則志不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

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庸知其終始乎始困終達子路出召子貢告

諭是也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能種之未

之歲有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能巧於工而不能順君

豐凶也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能盡

且而不能必其在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

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曰有是哉

牛蹠之岑難為鱸鮪而蜂房難為鵠卵允矣回之言也

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

宰主財者也為之主財心相同也荀子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何獨立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

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

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

食藜藿不糲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

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之意者尚有貴行乎奚

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

孟子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

死子以義者為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

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

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

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

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立哉賢不

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湄立為天子則其

遇堯也傅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為大夫則其遇武

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牛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膠日吾檻車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其遇秦繆公也虞立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於孫
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此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
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
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為免
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
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
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立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
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
地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

病孔子絃歌

說苑彈琴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

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

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授于

而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

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

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

氏左傳晉獻公聽驪姬之譖出重耳於蒲而伐諸蒲城重耳奔狄故居不幽則思不

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

可忘矣弗忘此難與毋忘帶鈞巾孔子曰惡是何言

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

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

王烈士不困不成行一作烈士不困行不彰昔者湯困於夏臺

史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本一作呂按呂四岳後所封國在南陽宛縣之西非因湯地文王困

於羸里史紂囚西伯羸里今河內湯陰有羸里城秦穆公困於殺左傳僖

年晉及姜戎敗秦師於殺秦伯素服齊桓困於長勺

郊次而哭殺即今函谷在池池西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

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易困卦辭

聖人所與人難信也說苑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莊子孔子窮於陳蔡

羨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白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

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

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

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在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

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箕伯得乎丘首

入官德二十二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

譽所以久其位不獲乎上身

難安矣不得於民譽難取矣

子曰白為之如何子曰

已有善勿專善善政出者以克人之思也

教不能勿怠民教

也勿怠則不已過勿發過者勿暴揚之

失言勿摘角之勿發不善勿遂政有不善勿遂之行

事勿留事之善者即行而勿留之留如留君子入官

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政從而且夫忿數

者獄之所由生也數屢也忿數則事多抑在刑不距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

距諫則善言不入一已之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

既忽於事必失其禮接

怠惰者時之所以後

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機會時者事機之會也

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

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不知任人則力必有不及之處而庶事墮矣

君子

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

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

思之當極其詳行之當務其大進是

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

亂者治之

亂反書惟治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

一作以容

其民

寬宥者有所縱宥者有所恤

慈愛以養之

詩不剛柔而民

教政優者

自得矣自得其所君上者民之儀也

儀法也式也詩儀刑

一人元良萬

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

司掌也執政者大臣也記大臣

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

邇臣近君之臣辟與嬖同便辟得寵於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

故儀不正則

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污矣

污臣節不

立也記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古者聖主冕而前旒

冕祭服之冠上玄下

纁前後有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雉冕七旒緹冕五

旒玄冕所以蔽明也

旒垂過目不統紘充耳

統纓從

紘冠之垂者在所以掩聰也

不欲聞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衆不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之於法而度之使

之術處無為之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

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以仁輔化求善原故

求可免之路是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

以仁輔政化也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生為當死者求可生之路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

流而不蘊無壅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統大

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子張

使之然真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八官何有子路問於

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

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已

作知按宰予告楚昭王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從諸本作治是是以君子有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

得之苟作則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論語其未得也患

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苟拜說○曾子

敝衣敝壞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魯君

曰請以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

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者常畏人

恐其責與人者常驕人矜其有縱君有賜不我驕也
報於已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
 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動於利則物莫
其節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全矣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



